



好社公

短篇小說集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1200

好 社 公

本 社 編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〇・太原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人民公社的短篇小说集，共选辑了比较优秀的十个短篇。这些作品都以大跃进的农村为背景，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公社化后绚丽多采的现实生活。“叔侄俩”描写了公社社员生产热情高涨，迅速改变农村面貌的故事，它成功地塑造了高大贵这个爱社如家、生产积极、富有智慧和创造性的农民形象。“老碱地上的早晨”描写了公社社员克服重重困难，白手起家，建立化肥厂的动人故事。“离职之前”“一对年轻人”“我的师傅”等篇，深刻细致地刻画了几个不同类型的饲养员的鲜明形象。他们都热爱自己的工作，忘我地劳动，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创造了出色的成绩。“芦四梅”“路遇”“丁冬花”“托儿所的新保姆”“一个婴儿的诞生”等篇，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公共食堂、托儿所、保健站、妇产院等集体福利事业的发展，给人们带来了幸福的生活。并且描写了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农村妇女，参加了社会劳动所表现的冲天干劲，以及她们在思想上所起的巨大变化。

公 社 好

山西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晋出字第2号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太原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·3 $\frac{3}{4}$ 印张·70,800字

一九六〇年六月第一版

一九六〇年六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5,150册

統一书号：10088·396

定 价：0.36元

目 录

叔侄俩.....	唐紀宇 (1)
老碱地上的早晨.....	王培民 (13)
离职之前.....	申文凡 (25)
一对年轻人.....	程大成 (39)
我的师傅.....	曾忠麟 (51)
蘆四梅.....	韓文洲 (64)
路遇.....	郭士宏 (74)
丁冬花.....	青 楓 (84)
托儿所的新保姆.....	艾 义 (97)
一个婴儿的誕生.....	李逸民 (109)

叔 侄 倆

唐紀子

高老四正捉着犁把，打着响鞭，聚精会神的翻地，忽听后边有人喊道：“老四！你站站！”高老四忙叫住牲口，扭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本家叔叔高大贵，踉踉跄跄的赶来了。心里不由一楞怔：“莫非今天的营生又做的不合规格？”忙稳住犁，蹲在地下一刨墒沟，不深不浅正合标准，站起又朝前朝后一了，耕的也是一条线，并没半点毛病。自言自语的说：“问良心，我现在也是尽力干，这营生还能有错！”心里稍为安了些。可是，他还是觉得这个“多管闲事”的叔叔，每次找他，总是挑他的毛病，决没因为家庭私事，或者其它事情，找过他一趟。这次恐怕还是找出自己的啥毛病啦！心里不免有些惶惶不安。

原来高大贵确实挑过高老四不少毛病，也挑过别人不少毛病，为这高老四还给他叔叔起了个“多管闲事”的绰号。说高大贵多管闲事，千真万确，而且他这“多管闲事”是有悠久的历史了，只不过近年来管的闲事更多一点

罷了。他十几岁給地主放牲口的时候，每天下地，地主只給他带两个平窩窩头，让他頂一顿午饭，但他遇見討吃要飯的娃娃、老人，却还要把这窩窩头託給他們吃，自己甘愿勒紧褲带，忍受飢餓之苦。为这事，有些人把他叫成“小傻瓜”。他到了二十多岁，又因为多管閑事，不知吃过多少苦头。比方逢节过会，他見地痞流氓調戏妇女，就要出面干涉，有时干涉不了，反要挨一顿毒打。这时又有人把他叫成“二杆子”。解放以后，办起农业社，高大貴来了个“鯉魚跳龙门”的大翻身。这时他的正当职务本是飼养員，可是，他除把他的“大黃”“二黑”“三砵臉”全喂的滾瓜流油外，还把社里的其它事情，也都当作自己的事情，碰到啥管啥。反正一天到晚，手不闲，嘴不閑。还特別爱挑拣別人的毛病。比如高老四，就是託他挑毛病挑怕的一个人。不要看高老四长的象个“瘦猴”，說起話来軟語能的，处家过日子可真是精敏啦。他老子交給他的一份中农家当，不但沒有踢踏子，还有小小的發展。象他养猪，就很少下本錢，春夏放到地里吃庄稼苗，秋天又託跑到場里吃穗头，到冬天杀了卖錢。他自己也說这是“一本万利”的好买卖。入了社，他这个毛病一点沒改。他覺得吃社里的庄稼，更没人管了。那知高大貴却把这事看到眼里，三番五次託他往起圈猪。他只是口里应承，但却沒往起圈。高大貴一下火了，一天，他就把猪赶到飼养处圈起，然后跑到高老四門上說：“大事不好啦，猪託狼拉走啦！”高老四急的跑出去找了半天，啥也沒找見，正气呼呼

气活，忽然有人对他说：“大贵老汉和你开玩笑呢，到饲养处赶猪去吧。”高老四跑到饲养处找见高大贵，说：

“您怎开这种玩笑？耽心把人吓死！”高大贵一本正经的说：“谁和你开玩笑，这是对你的警告。你再不往起圈，狼不吃我也要杀的吃！”从此，高老四虽然再不敢往外放猪了，但常常在背地里咒骂高大贵是“狗扑耗子，多管闲事”。

村东头的张大女，是一个又懒又饒的母老虎。成天手不离切菜刀，就是做的吃东西。一叫下地劳动，不是身子来（月經），便是脑袋疼。再叫的厉害，她的嘴就象刀子，会把叫的人没横没顺乱劈砍一顿。所以人们给她送了个“切菜刀”的绰号。高大贵为给切菜刀治懒病，早就动上脑筋了。有一天，他站到切菜刀窗外说：“大女！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：社里有个规定，凡今天下地的人，都给十个嫩玉菱棒，肚拿回煮的吃！”切菜刀说：“老也老啦还说瞎话，我才不信哩！”高大贵认真的说：“谁和你瞎说，我也是下地去呀，顺便叫你一声！”切菜刀一听真给吃嫩玉菱棒，饒涎早流到下巴上，顺顺当当跟上高大贵下地了。到地劳动了一阵，人们全坐下休息。高大贵趁此机会，当场揭了切菜刀的底，让大伙辩论切菜刀是个啥思想。大伙听了高大贵的揭发，“轟”一下大笑起来。跟着你一句，我一言，把切菜刀狠狠批评了一顿。临完非让她做出今后好好劳动的保证不行。切菜刀虽然厉害惯啦，可今天因为弊病抓在大伙手里，也不敢撒泼啦，只好承聽

錯誤，保證以後好好勞動。不過切菜刀總還是切菜刀，最
後來了個倒打一耙，她指着高大貴說：“我看你這個老
兒，也是長的那個偏心眼。你沒聽說：‘高老四，不老实，
做營生，光為分，鋤畝田，草一地。’你為啥不管管你這
個搶工分侄兒？”高大貴還不知道高老四又做出這種“缺
德”事，不由惱火的說：“不說他是我個本家侄兒，就是
我的親老子，做下這種損害社的事，我也照樣管。”說也
湊巧，第二天高老四正和一伙社員到飼養處推糞。高大貴一
面騁槽墊圈，一面瞅看高老四是不是老老实實干活。瞅看
一陣，便發現了問題。別人推了三趟，高老四已推了四
趟。別人是滿滿裝一車盤糞，高老四只淺淺裝一車盤糞。
他推的少，當然會送的快。因為送糞是按車數記工分。高
大貴憋不住了，向高老四招呼道：“老四！你裝滿呀！”
高老四大大方方的說：“裝滿啦，保證比他別人不少。”可
是，又推了幾趟，還是外甥打燈籠照旧（舅）。高大貴
再二話沒說，拿了一只筐子，就到了高老四送糞的地里。
等高老四推出糞倒在地上，他就用筐子量糞。高老四不知
道是干啥，問道：“您這是干啥？”高大貴頭也沒抬，
說：“我量量你推够規定的担數沒有。”高老四一聽不
妙，忙說：“不用量啦，還能不推够！”這時高大貴已量
完，站起故意問高老四：“社里規定一小車推几担糞？”
高老四說：“三担。”高大貴反問道：“那你為啥只推兩
担？”高老四被問的張口結舌，支吾的說：“這誰也沒用
秤量，說不定那次多，這次少。”高大貴氣的說：“胡

說：「我就沒見你多推過一回。」高老四見支吾不過，便說：「這是社里的營生，誰認真干？那個人不是為自己多賺幾個工分！」高大貴氣的面皮也白啦，手指在高老四的眼窩說：「你三十大几的人啦，說出這種話也不嫌羞！社里的就不是你自己的營生！好！我現在不和你多說，咱到社里再講。」就在这天晚上，高大貴除建議管理委員會罰了高老四工分，還社宣傳員出了黑板报。從此，高老四更把高大貴記恨在心，連个叔叔也不叫了，只叫「多管閑事」。高大貴也知沒把高老四的思想搞通。一天晚上，把牲畜安頓好，就到了高老四家。高老四見高大貴進來，理也沒理，只在后炕悶抽烟。高大貴也沒理高老四，對两个溫习功課的侄孫子說：「來，爷爷給你們講个故事。」孩子們常到飼養處听高大貴講三國、水滸，一听又給講故事，高興的說：「歡迎！歡迎！」高大貴正正經經的講道：「从前有个老头，这个老头有三个儿子。这三个儿子全是懶鬼，不好好劳动。老头子气的没办法，有一年就想出一个主意，对儿子們說：『今年我要把你們下地天数記下，年底按你們下地天数，給你們分錢。』三个儿子再不敢不下地了，可是下了地还不好好劳动，全是躺在樹下歇涼。結果把庄稼全荒了。到年底，三个人不光沒分上錢，家里連吃的也沒啦，全家人只好要飯渡日。」两个孩子气呼呼的說：「这三个坏蛋，他們就不懂得，不作务好庄稼，打不下粮食，光有天数頂个屁！」高大貴說：「是呀！他們就是不懂得。你們問問你老子，他們为啥不懂

得？”这时高老四脸紅的象关公，出了一身汗，只是死劲磕烟袋，一句話也沒說，高大貴知道刺痛高老四的心了，便起身回去。刚走出街門，高老四就追了回来，低下头，慢慢的說：“大貴叔：这些日子，經過社里的教育，刚才又听了你的話，我知道自己过去錯啦！我对不起你……”高大貴哈哈大笑的說：“知道錯就对的起我啦！以后好好干吧！”无怪这回高大貴叫喊高老四，又把高老四惊吓成这个样子。

高老四正凝神疑鬼的时候，高大貴已气喘咻咻的跑到跟前。这是个体格魁梧的老头，和矮瘦的高老四一比，更显的他象一棵高大的蒼松。高大貴还没站穩，就上气不接下气的問道：“你看见沒有？翻出好几块干地，連半亩地也沒有。”高老四紧张的心情顿时一松，說：“我当出了啥事啦，原来說的是这呀！我早就看到啦！”說完把繩繩一抖，准备又翻地。

高大貴走前一步，抓住繩繩，急的說：“你說这事該怎办？反正不能往干土里下种子！”高老四說：“那有啥办法！这么大的地块子，有几小块干地，我看也无妨大体！”高大貴不同意的說：“怎叫无妨大体？你没听說，好女还怕一片疤。这块地有几小块，那块地有几小块，合起来就不少啦，那还不影响产量？再說，把园地种成麻子，还象話！”高老四說：“我看这些事，他們干部……”高大貴听的青筋暴起，大声的說：“你怎說出这话啦？我問你：你給你自己做營生

的时候，遇到事也是等别人给考虑？人们现在都大跃进，你也不大跃进一下？”高老四被说的满脸通红，忙分辨道：“你也不能拿老眼光看人，现在队长让我干啥，我还不是使出浑身劲儿干！”高大贵反问道：“队长让你干啥你干啥，这倒够啦？”高老四被问的无言答对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出个长圆，赶紧把缰绳一抖，吆喊了一声牲口，扶住犁把往前走了。

高大贵看着高老四的背影，气的说：“你到底是个社员？还是个长工？真真是个糊涂虫！”说罢搓着手想了想，坚决的说：“还是找支书去！”一面朝村里走，一面自言自语的说：“当初看就是个问题，到底还是个问题！”原来这个管理区的支部书记王进，到安国县参观园田化回来，连家也没回，就向社员介绍安国园田化的好处。社员们听了，个个兴高彩烈，磨拳擦掌，一致提出要“学安国，赶安国”，苦战一春实现园田化。党支部觉得社员的意见是积极可靠的，不是盲目瞎喊。于是，就向全体社员发出“苦战一春，实现园田化”的战斗号召。号召一出，全管理区马上欢声雷地，男女老少，个个如龙似虎，过罢春节没休息一天，便自动投入园田化战斗。在这当中，高大贵高兴的三天三夜没睡觉。他想起全村人不知扑开了多少輩子，仅仅开了二百亩小块园地，现在公社化以后的第一个春天，就要把全村三千多亩土地变成园田，这真是梦也梦不到的事情。俗话说的好：一亩园三亩田。以后打的粮食还有个放处！他过去为开半碗糊口的，真不知吃过多少

苦，受过多少罪。可是，现在竟愁开粮食无处放啦。老汉就象当年吃了面龙、面虎、面牛的薛仁贵，身上不知添了多少劲，除把牲口喂好，还到处打游击，到处帮忙。今天是充当给六军送茶送水的火头军，明天又是黄忠队的老英雄，后天又成穆桂英进的智多星。老汉干的干的，就发现一个问题：原来地里有些坑子、凹子，现在都要往平垫，有的是篱蒿垫低，有的是从其他地方拉干土垫。他怕干土垫的太厚，以后湿气潮不上来，不好捉苗。他就把这问题反映给王进，王进也觉得这是个问题。可是，因为当时用土太多，不用干土也不行。两人觉得只好走走看看，如果以后湿气确实潮不上，再想法解决。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，园田化的计划终于实现了。高大贵站在村子的最高处，手搭凉棚，丁望着村外四周平如镜面的土地，被直线似的渠道、圪楞，间成一排排方方正正的方块，真象一块最美的花格布，老汉高兴的竟流着眼泪，高呼起：“毛主席万岁”“共产党万岁”，老汉越高兴，越怕那些干土潮不湿。今天见出了许多牛犊翻地，所以又跟上出来看了。一看确实有些干土没潮湿，马上急得嗓子也冒火。那知竟碰了个不多管事的高老四，事情没商量成，反惹的生了一气。

老汉从地里一气跑回管理区办公室，进家一看，才是空城一座，不由拍打着脑袋说：“真是老糊涂啦，干部们早就和大伙一块劳动上啦，你为啥还跑回办公室找啦！”一扭身，又往地里跑。跑到地里找了好半天，才在南梁地寻觅

王进。王进正和社員們撒糞，見高大貴汗流滿面的跑來，忙問道：“大貴哥，有事？”高大貴還沒站穩，就說：“你發現沒有，有些墊的干土到底沒潮濕。”王進說：“你還記得哩！我已經發現哩。你說該怎办？”高大貴說：“我還沒想出什么好办法！”說完用手抓著花白的头发，沉思了一会，猛抬起頭說：“咱是不是再把这些有干土的地澆它一遍？”王進想了想，用商量的口气說：“我看也不行。因为他不是整块地干，澆上一遍，干土好啦，不干的地方又嫌濕啦，恐怕也要影响按时下种。”高大貴贊成的說：“你說的对！这到底該怎办好？反正不能把地种成麻子臉。”王進又想了想說：“我們找几个人，让大家想想办法，你看如何？”高大貴接住說：“行啊！天快黑啦，我还得回去喂牲口！”說罢又急忙往回走。

老汉回来一面喂牲口，一面还是皺着眉头想办法。等把牲口喂上，正准备到食堂吃飯，老婆子忽然找来了，一見面就喜洋洋的說：“咱月梅回来啦……”老汉沒等老婆子把話說完，便生气的說：“人們都忙的大跃进，她还有閑功夫住娘家。”老婆子撇撇嘴，歇着老汉說：“沒等人把話說完，你倒又急啦！人家这会也是村里的妇女队长，来咱村是取啥經啦，拜啥佛啦！”老汉这才轉恼为喜，說：“噢！原来有正經事！”老婆子又說：“就等你吃飯啦，回吧！”老汉再二話沒說，跟上老婆子往回走。老婆子一路上不住的唠叨：“听月梅說，大外甥上学啦，二外甥也住了幼儿园啦，都結实的象块石头。……”往常談論

起这些事，老汉也是兴致勃勃，和老婆子又说又笑，今天因为脑子里正想事情，这些话听也没听进去，只是随着“哼”、“哼”地应答。老婆子见老汉今天有点异样，站住问：“你今天身上不舒服？”老汉不高兴的大声说：“快走你的吧，难脱我不舒服。”老婆子见老汉这么大的火气，就不再问啦，两人便闷闷的走回家。老汉进家一打问闺女，才知道闺女是回来学习办食堂的经验。老汉只简单的问了几句话，就又坐在后炕想刚才的问题去了。

老汉正急的抓耳挠腮，想不出个好办法，一转眼看见老婆子和白面，死盯着看了一会，忽然脑子大亮。原来他看见老婆子和面，是那坎干往那跌水。就联想到干地上，何不也担上水，光浇那些干地坎呢！想到这里，使劲拍了下大腿，说：“就这样办，找支书商量去！”站起便往外走。母女二人，被老汉这种奇异的动作惊住了。老婆子对女儿说：“你老子今天就象得了疯症啦！”说完便惊慌失措的喊叫着追出门外，老汉听见老婆子这样大惊小怪的喊叫，觉得又好气又好笑，忙大声说：“你回去招护月梅吃饭吧，我找支书有事！”老婆子这才把一颗惊到喉咙眼的心掉进肚。

高大贵街上摸黑走了一段，不由的把步子放慢，自言自语的说：“如果担水浇，那得多少人工？现在营生多得象牛毛，劳力已经紧的不够用，还能为此事再用好多劳力？不成！不成！”往前走的足步，又改成个往家返。赶进了家门，正碰老婆子往锅里拉面，又粗又长的拉面条，一

下使老汉想起一件事：他記不清那一天了，到附近的鑄鐵廠轉了一趟。在轉游當中，他看見廠里有很長的黑膠皮管子，接在自來水管上，就能把水接到很遠的地方。他想：“借上這麼一部份管子，在水井旁邊筑上個水池，這不是既省下人工，又是單澆了地里的干地块！”他想到這里，也顧不上和王進商量。一口氣就跑到燈光輝煌的鑄鐵廠。進廠直接找見黨委書記，說明要借水管的事。書記滿口應承，他就用廠里一輛小平車拉上水管往回走。剛走进村，正碰上高老四回家睡覺。高老四見高大貴拉着膠皮管澆地去，躊躇了一下，說：“我也去！”高大貴說：“你翻了一天地，回去休息吧！”高老四說：“您六十多的人啦，還不嫌累，我更不累！”高大貴見他誠意去，就說：“好吧！你拉上車子，先到你今天翻的那塊地去，我一會就去！”他打發高老四拉車走后，趕緊跑到飼養處，託另一個飼養員把牲口全照料上，然後提了一個燈籠，又跑回家攔老婆子叫上快步向地里走去。

老兩口來到地里，高大貴忙指揮高老四和老婆子，在井旁筑起一個水池，把水管的一頭埋進水池，然後託他倆人推水車。他拿上水管的另一頭，拉到干地里去澆地。等了一陣，水從小管里“呼”的冒了出來。老漢高興的說：“成功啦！成功啦！”

正在這個時候，忽听有人說道：“大貴哥！你这私自行動，該當何罪？”高大貴一听是王進的聲音，也笑的說：

“那就將功折罪吧！”這時王進已走到高大貴跟前，從高大

黃承恩拿過水管，抑止住內心的高興，用關心的口氣責備道：“大貴哥！你就不管你的身體啦！……”高大貴攔住王進的話，說：“你沒聽說：‘坐出病來，干出勁來’，我這是鍛煉身體！”說的兩人都哈哈的笑了。王進又正經的說：“我是到飼養處找你商量這件事，那知你已經干了起來。這說明你比我積極的多了。”高大貴說：“看你說的是啥話，我就能和你比。……王進啊！我想……”老漢好久以來的一件心事，這時又突然跳上心頭，本想提出問一問，又怕不夠格，說到口邊又咽回去了。王進見高大貴這個樣子，知道有事問，忙說：“嗨！大貴哥！你直爽一輩子，為啥和我吞吞吐吐起來啦？有啥說罷嘛！”高大貴壓低聲音，象小学生問老師似的問道：“我想入党，你看够格不够格？”王進滿面笑容認真的說：“我們支部已經作過研究，大家都覺得你够格……”高大貴驚喜的說：“真的？”王進說：“真的！咱們黨就需要你這樣的黨員。”高大貴馬上好象變成十八、九歲的小伙子了，禁不住大聲說：“老婆子！我够格啦！”但他并沒理會老婆子驚奇的反問，却用兩只大手，緊緊握住王進的一只大手，兩人越握越緊！

老碱地上的早晨

王培民

一

张村村口上，有一片白皑皑的老碱地，别说种庄稼，连根蒿草也不长。碱地当中有个又低又小的土坯房子，房顶上立着几根枯黄的草茎，在晨风中摇来摆去。太阳出来了，老碱地显得银光闪闪，连房顶上那几根草茎也变成了金黄色。张玉莲是张村生产队团支部书记，她在公社开了一天会，决定利用老碱地建设土化肥工厂。玉莲提着一个扫帚，向土坯房子走来。才进门，眉上、脸上、头发上已挂满了蜘蛛丝，用手一碰，墙上就簌簌地落土。屋顶上斜斜地射下两股光柱，在挨小窗子的大火台上照下两个白圈。论年头，这个土坯房子比玉莲的资格还老，有个老光棍在这里熬了半辈子硝盐，解放前一年交不起盐税，栽到盐锅里煮死了。从那以后，连孩子们打仗玩耍都不来这个地方。

玉莲收拾好倒塌了的火台，把屋里清扫得干干净净。